



火红的咖啡果

谢玉兰

冷在北方，热在南方。四季如春的普洱在云南西南部，南屏镇南岛河村又在这个西南部的南边，自是主打一个暖字。秋冬节气，北方阳光如灯光般苍白无力，还时有霜雪皑皑，哈气成雾，而普洱的天地，还处在长的温热里，朝气勃勃。尤其那火红的咖啡果，呼应着热度在线的阳光，简直把整个南岛河村燃烧得热气腾腾。

这热气腾腾的劲头，蒸腾得人心如潮。正值咖啡果采摘季，南岛河村白沙坡小组迎来各方咖啡达人，热火朝天地举行着一场鲜果采摘大比拼活动。参加比赛的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如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专业咖啡师，也有本地咖农。

鲜果采摘比赛活动在咖啡之都普洱举办已不算新鲜事了，但在白沙坡小组还算首次举办。这样的赛事无关荣耀与名利，赛的是一份热情，拼的是一种心动。生活有了这份心动与热情，日子就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咖啡采摘赛事的举行迎来四方八面的关注，咖啡体验中心人来人往。有人坐在宽逾三四米长数十米，摆着十几张或方或圆小桌子的凉台上，一边悠闲自在大地品饮咖啡，一边眺望远处山水；有人在大厅产品展示台购买本地特色产品——添加了咖啡元素的核桃仁、板栗、芒果干、

橄榄果干等特色产品和手工制作的佤族织锦、扎染等小礼品格外受人追捧。

看看寨子各个角落塞得满当当的汽车和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看看咖啡地里肩挎背篓、头戴遮阳帽，双手在咖啡树上攀摘不停的采摘者与周围四处聚焦的手机、专业摄像机；再看看远处，在“有风咖谷”马场骑马观光的游客……村民张金华抬手绕村庄一画，语气愉悅地向我感叹：“这样的日子，以前，我连做梦也没梦见过啊。”

“那你以前都梦些什么呢？”顺着他的手指，我看着那幢占地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的咖啡体验中心，探询地问。

张金华目光悠远，神思悠然，认真地向我讲述无数次萦绕在他梦里的场景：一片大山里，一个瘦弱单薄的少年手挂一根树干，在泥泞湿滑的山路间艰难地跟在父母身后趟起前行。风雨潇潇，翻山越岭大半天后，他们来到一片荒无人烟的山林，来到属于自家的苞谷地。浑身潮湿的他扔下背上的小竹篓、镰刀，瘫软在地。在无限幽深寂静的空旷中，疲惫与迷茫总在这时候裹挟着他仓皇醒来……张金华说，这个以前常做的梦，最近午睡前竟是做得更加频繁。只是，最近从梦里醒来后与之前的惆怅不一样，他心里是无限的庆幸与感慨：瞧那一幢幢白墙青瓦的两层楼小院和院内各种红花绿草，那一夜间由泥泞化

为水泥路的村道，那村道旁像城里一样醉人的绿化带……“嗨，真想高声哼唱几句呢。”张金华张开双臂，呼口长气，像是从一场美梦中醒来。

通常，白日梦多是不切实际的美梦，可张金华的白日梦却复刻着过去艰难日子里黯淡无光的惆怅。这或许是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眼前美好的现实，或者内心深处他深恐这一切美好消逝的缘故。曾经的梦里，他还是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一年到头难见油星的岁月，让他骨瘦如柴，常常难以匹配农活的力气需求。每逢农忙季，和父母从十多公里外的倚象镇竜竜坝村翻山越岭来到白沙坡，他都忍不住抱怨这片土地太远，恨不得怂恿父母放弃了它。可物资匮乏的年月，哪容得人们轻易放弃珍贵的土地？

山远地阔，普洱的土地虽然多为坡坎，不易耕种，但那面积加起来也可观。山地辽阔但偏远的普洱人烟稀少，零星散落的农户家家都拥有广阔的山地，有些人家的土地可以延伸到离家十多二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土地虽多，但人力有限，加上只是传统刀耕火种的手工劳作，土地产出其实十分微薄，不愁吃穿的日子不多。穷则思变。五十多年前，政府发动搬迁，竜竜坝村近二十户人家先后搬迁到白沙坡，在这里形成一个新的袖珍

小寨，燃起了人间烟火。

时代发展中，陆续兴盛起来的茶叶、咖啡等经济作物被陆续植入土地，生产渐渐有了更多更丰厚的回报，饿肚子的日子渐成历史。不过，交通与生产模式限制，贫穷像漫长的雨季不依不饶地困扰着山村。数十年来，白沙坡人的日子总是过得温不火。

可是，今天，这日子竟然像童话里的故事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缘于普洱咖啡逐渐扬名在外的缘故。以咖啡原料为主经营咖啡事业，在普洱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近年来，普洱市思茅区南岛河白沙坡村在上海市、云南省以及社会力量的共同扶持下，创新打造了以咖啡为主题，集农业、文化和旅游于一体的“共享价值 美丽星村”沪滇协作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这是整个白沙坡村命运的转折点。项目为每户村民落实三十万元改建房款，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统一搬迁、集中居住在此的二十户村民住房进行了改建。村道施行水泥道硬化和绿化建设，最终让白沙坡人在山沟里住上了花园房。为配合项目整齐统一、错落有序的村貌设计，利于村庄经济长远发展的规划，张金华不得不忍痛任施工队推倒了一间自家新建不久却有碍村貌整体形象布局的

地、几块稻田、几垄红薯都迅速化为乌有。主人家和其他村民们站在岸边观看，还笑嘻嘻感叹一番，仿佛消失的田地与他们绝无关。父亲告诉我，河边人家水里抢食，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本来就是额外被打去碰运气的东西，没有人会想不开。

洪水退去后，淤泥干裂，风一吹，雨一淋，河又恢复了清透。只是之前的水坝、石阶，都不复存在了，河水在河床中走出了另外的一条道。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不了30年，只是一次涨水，小河的两岸就已经重新划分了疆土，排布了位置。小河的一次调用洪荒之力的整理和修复，在平静下来的小河中，母亲重新垒洗衣的石

小屋，提及此事，张金华媳妇凑过来插话说：“唉，可惜了我那房子！刚建不久呢，还特意建得结实实的……”说着她竟起身回屋，取出一块房屋建造前后的图样模板给我看。

我理解她的心疼和惋惜，指着她家小院晾晒的茎菜根安慰她：“有失有得嘛！村庄美起来了，游客一来，那些茎菜根，还有什么腊肉火腿之类的，都是难得的奇货，天天在自家门前做生意，不值？”“值！”她爽朗地笑起来。

随着项目推进，各家房屋旁的土地上建起了民宿、餐厅。项目由第三方运营企业负责运作、管理，每年以分红的方式返还村民和村集体财务。张金华家提供的一片土地建有四间民宿。除了各家依地势与特长参与项目发展，各家但凡有剩余的劳动力，愿意到项目中心上班的，都被公司予以专业的岗位培训后，破格录用，在家门口就业。有十多位留守村民都参与到了项目中心的服务工作，其中包括张金华的女儿。既有了固定收入的工作，又能顾家，白沙坡人自是喜不自胜。细账不能算，一算，咖啡种植收入加民宿、餐厅分红加各家不同形态的特色产业经营，如织锦、烤面包等项目，还有自家土特产销售等，一年下来，白沙坡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日子越来越像火红的咖啡果，红得喜人。

村边的那条小河又在我的梦中流淌。

水流清亮，波光粼粼，透出小河的欢快。而更让梦境温暖的，是小河边那半浸在水里的石头上，总是坐着我勤劳的母亲。

小河无名。村人叫它“小干河”。“小”是确凿的，宽不过二三十米的河床，水流仅一两米宽；“干”却名不副实——一年四季它从未干涸过。村里没人说得清它的源头，亦不知其终处。小孩子问多了，大人便答：“水嘛，那些大山里，那些沟沟间，这里一股，那里一股，聚着聚着就成了河，流着流着就远了。”村人相信万物顺其自然，不必深究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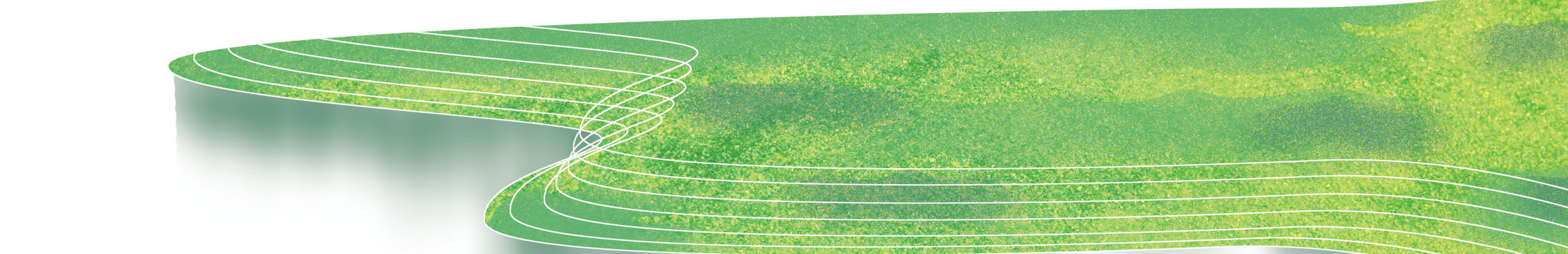
母亲弓身洗衣，倒影碎在水里。她拎

起衣领，一抖，一摆，水珠飞溅，泡沫浮散，转眼在水流间消融于无形。一件件衣物在母亲的手上飞舞，在清冽的小河水中游摆。小河水涤荡了人们一年四季在大地上劳作后留下的尘埃，又清亮亮地往它该奔赴的方向流去。母亲说她喜欢在小河里洗净衣服的感觉，我也喜欢。长大后，我总恨不得把周围的世界都洗得干干净净。

洗衣的女人沿河排开。年节前尤甚，石头垒成临时水坝，占满好地段，后来者便往上游或下游另辟蹊径。俗话说“水滴三里为干净”，其实何须三里，十米之外，水已自净。污浊去了哪儿？大约藏在流动的隐喻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孩子们是河的精灵。筑坝、戏水、逮

鱼，将石头垒作城池，沙粒当作珍宝。大人们嫌孩子们碍事，喝骂驱赶，顽童们便笑嘻嘻地往下游再筑一新坝。童年少不了河水，河水也少不了孩童。一批孩子长大后上岸，另一批又赤条条地跳进来。长辈们警告：“阴雨天别近河。”“见东山起云雾，赶紧跑。”“早年涨水，冲得牛大的石头。”我见过涨水的模样——小河一改往日的恬静与温和，二三十米宽的河床上洪水滔天，牛身子大的石头在水中滚滚而下，激起高大的浊浪，轰鸣着向着下游扑逐而去。巨大的轰隆之声入耳，惊得心里也随着这洪流排山倒海。洪流在河床上冲击和敲打，一道道浪潮也狠厉地舔舐着河堤，洪水为河床收复了人们在它腹部抢来的土地，几畦菜



昆明的雨

罗强强

初到昆明那年，我总揣着西北人对雨的敬畏。在老家，雨是贵客，一年里露不了几回面，来了也多半带着股暴烈劲儿，要么裹着沙尘滚过戈壁，要么攒足了力气砸在黄土坡上，溅起半尺高的泥花。可昆明的雨不这样，它像个随性的街坊，推门就进，从不打招呼。

清晨推开窗，说不定还晒着大太阳，檐角上的蛛网亮晶晶挂着露水，转脸一阵风过，云就堆了上来。先是几滴雨凉丝丝地落在手背上，抬头时，雨已斜斜地织开了，把远处的西山洗得发绿，把巷口的梧桐叶打得起了卷。西北的雨是闷雷滚滚地宣告它的到来，昆明的雨却静悄悄的，踩着猫步就漫过了整条街。气温跟着雨往下掉，刚穿的短袖瞬间就嫌薄，得赶紧回屋穿件外套——这点倒像西北的秋，来得干脆，不带半分拖沓。

最奇的是雨停得快。方才还密密匝匝的

雨帘，说收就收，云缝里猛地钻出太阳，亮得人睁不开眼。路面的水洼里，蓝天和白云南辕北辙地挤着，墙角的人影挂着水珠，倒比西北的红柳多了几分水灵。

住得久了，倒摸出些昆明的雨的脾气。它不爱缠绵，下起来急吼吼的，却没什么脾气，打在玻璃上是沙沙的，落在芭蕉叶上是噗噗的。连屋檐滴着的水，都像串着银珠子，叮叮当当地敲着石阶。西北的雨过后，天地是土黄色的，昆明的雨一过，满城都透着亮。墙根的青苔吸饱了水，绿得能掐出汁来；卖菌子的担子从巷尾挑过来，竹筐里的青头菌、鸡油菌沾着湿泥，倒比菜市场的彩灯还鲜艳；连楼下阿婆种的三角梅，花瓣上滚着水珠，红得像团小火苗，在湿漉漉的空气里烧得更旺。

有时傍晚坐在阳台，看雨突然漫过对面的屋顶，把路灯的光泡成一团暖黄。想起在西北时，父亲总对着干裂的田垄叹气，说雨要是能分些给咱们就好了。如今雨多了，却不觉得烦。它来得快去得快，像日子里的小插曲，刚把裤脚打湿，就送你一道彩虹；刚让你缩着脖子找外套，转脸就给你一捧晒得温热的杨梅。

这雨，哪是雨呢？是昆明给我们这些外乡人的礼物，带着点调皮，带着点慷慨，把西北人心里那块干涸的角落，慢慢泡得软乎乎的，长出些从前不敢想的绿意来。

本版插图均为本报美编张维麟画

被误解的芬芳

雅兰

超过9000种特有植物。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将天竺葵带到了欧洲。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很快适应了欧洲的气候，在贵族的花园中扎下了根，更开出了帝王天竺葵、天使天竺葵等名贵品种。

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天竺葵开始了它的环球之旅。它先是在欧洲各国传播，随后又漂洋过海来到亚洲。在中国，它找到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种来自异域的植物，就这样在东方扎下了根。尤其是在气候温和的云南，更是如鱼得水，怒放在这片土地上。

天竺葵的传播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交流史。它见证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图景，记录了植物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承载着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见证着不同文明的交融。

关于人们对天竺葵气味的偏见，源于对植物化学的误解。天竺葵含有特殊的芳香物质，这些物质构成了它独特的气味特征，这种气味并非简单的“臭味”，而是一种复杂的芳香化合物组合。从科学角度来看，天竺葵的气味具有多重价值。它含有的香茅醇、香叶醇等成分，具有抗菌、驱虫的功效。在传统医学中，这种气味被用来治疗失眠、焦虑等症状。现代研究还发现，天竺葵的芳香物质能够调节人的情绪，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在芳香疗法中，天竺葵精油是备受推崇的

天然香料。它能够平衡皮肤油脂分泌，改善肤质。这些功效，都源于它独特的气味成分，这才是被误解的芬芳啊。

天竺葵的遭遇，反映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们习惯用简单的标准来评判自然界的万物，将复杂的气味简单地归类为“香”或“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使我们错过了许多自然之美。在植物文化史上，类似的误解屡见不鲜。比如，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却因气味而备受争议；香菜是重要的调味品，却因特殊气味而有人避之不及。折耳根是贵州川人民的美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

昆明的街头开满了天竺葵。一日无意中路过北京路和五一一路，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实在是没忍住，找个地方，停车驻足，赏这种以前种在农家小院的破破烂烂碗里的叫月月红的花。小时候没见过天竺葵有这么多颜色，如今粉、黄、紫、红，色彩缤纷，眼睛都看不过来，庆幸这姹紫嫣红、品相极佳的花，漂洋过海来到云南扎根。

重新认识天竺葵，需要以更包容的态度去感受自然。它的气味不是缺陷，而是进化的馈赠；它的存在不是负担，而是生态的礼物。在云南的乡村和城市，天竺葵依然在顽强地生长，这株来自非洲的植物，还在用它独特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特有的芳香生命的传奇故事。

祥云记

——最早叫云南的地方

刘珈彤

彩云南现

要多惊艳的云彩，才配得上郭昌巴蜀的兵马一路穿行的山河让益州郡的“云南县”奇迹般出现在“汉武开滇”谋略中以江山之梦，刻成印章以千年之梦，绵延祥瑞以万里之梦，通连西域和南亚

两千载，马帮驮着云南郡云南州、云南朕的文书奔走——

彩云

始终惊鸿一瞥，在梦里而梦，是最难得的追寻

铜棺主人

大波那，采石场的锄头撞回战国的黄昏考古灯中止了殉葬的律令

象征高贵的铜鼓、豹头权杖已确认暗处酝酿雷声的铜葫芦笙铜钟已确认猪牛羊羊狗鸡——六畜铜俑已确认

木椁之中

七块青铜板咬合榫卯筑起千栏式的宫殿之棺

由鹰虎值守，铜棺的主人却身份不明百余件随葬品也守口如瓶不愿透露半点、关于过往的秘密

云南驿

云南驿。路过这里的不只历史普洱茶、丝绸和盐巴还有，永历十四年的李定国康熙年间骑着大马入藏的朝廷军民国时，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

来不及解释的太多空余了几份故纸和许多传说

只是白马寺的香火还在一门一窗一铺台的老房子还在修建驼峰机场的石碾子还在

人间世，谁都在赶路但，云南驿不是她一直被路过

三山志

要登一座山。攀登的或许是徐霞客寻访、林则徐谒吴三桂问卜的水目山或许是，再读《南崖奏议春秋心诀》石龙倒挂绝壁的天华山或许是，东观微溪、南望无量西眺点苍、北瞻昱华的天峰山或许是，升腾的烟火间山川依旧时光流淌的思与辨

地名初考

不可知，祖先从哪里来只传说，不止二万五千双草鞋陷进红土，从洪武十四年

沐英、兰玉剑鞘所指坝坝便长出新的方阵罗营、董营、阮营、赵营、李伍营前所、后所、左所、鱼进所白屯、刘官屯——坐标至今还活着只是，赣腔吴语早融进了方言军屯户将兵器熔成铁犁军令状在晒场缝成草绳

迁徙，在云南的善意中停泊宗祠里，他们完成了兑现最好的溶解，是让金戈铁马化作最平淡的

人间烟火

红色土地

向阳的地方一抹红会感染另一抹红

王德三，“一门三烈”的火种在《工人周刊》中举旗在《革新》中呐喊直至《狱中遗书》，破开冻土

驼峰航线中转站，云南驿机场两万多民工顶着飞机的狂轰滥炸破败不止五千个断肢，碾出三千九百四十亩砸不开的热土

抗战物资的命脉，滇缅公路全县青壮尚不足十二万两万五千双脚板，用十个月蹚出七十二公里的生路

儿女们前仆后继，匍匐进红土而红土，也漫出他们的列传